

文旦记

徐剑



要去海滨小城浙江玉环了，他在候机楼的贵宾厅里小憩，昨晚写书又失眠了。登机提示催促出发，他背起双肩包匆匆而去。忽而，音乐落定，耳边似有诗句悠悠：“蓬莱清浅在人间，海上千春住玉环。”这不是清代台州诗人王咏霓的《玉环杂咏》吗？他四顾，是谁在吟咏？

登机，随那一念而去。云雾裂帛，东海岸边，兰花溪、西山大福溪、北山龙潭溪，溪水潺潺，汇成三合潭，翠竹流苏，鸟鸣山涧，盈仄成岁。数千年后的玉环厂在玉城街道西南近郊的南山村施工时，挖土机掘出的泥土里，混杂了砾、砾、砾等铜器，还有陶瓷碎片和残朽木构件。虽经海水浸泡，泥泞裹身，历经碳化、消融、沉寂，最终仍以信使的形象示人，彰显玉环独特的人文风貌，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于此交融。

玉环居东海，历史悠久，其爱者众。

1小时45分钟后，飞机近地。水天一色，瓯江出海口进出的船只，大珠小珠般洒落碧海。步出机场，登车，驶过瓯江大桥，转至台州境。他讶异地问，玉环不隶属温州吗？接机者笑了，解释说，空中出入走温州机场离得比较近，只是借道而已。

四月的台州，正值小海鲜上市旺

那一束束花附丽枝头，像放大版的茉莉花，蓓蕾已经炸裂，似有裂帛之声。任意舒展的花瓣，像飞天妙音恣意抛高羽翼袂袖，领略了妙境和巅峰后，突然疲惫下来，横陈于玉枝头，一副慵懒情态。

季。餐桌上佳肴满目，每人面前放了一瓶饮料，方扁玻璃瓶，上书宋体字：文旦汁。

主人看出他的好奇，解释说，文旦是玉环市的蜜柚，被列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名录。渔家房前屋后都种，海边还有一片片种植园，是玉环市的一个大产业。文旦生命力极强，青枝碧叶，插到土里便活。春天开花时，像琼花一样美丽。夏天经历暴风雨的滋润和阳光的照拂，到了秋天，结出的果又大又圆又甜，不打药也不生病虫害。

他仿佛看到了文旦的生长。枝条扦插入土，根系向下延伸，牢牢扎根泥土，结出生命的脉息。泥土外，枝丫向天生长，嫩叶换作粗壮的老枝，守万物并作，看四季来复。蓄积8到10年的时光，一朝花蕾绽放，黄澄澄的果实，便会被挂满枝头。

文旦成熟了。农人笑了，轻抚文旦周身，文旦还来不及向大树挥手，瞬间便落入筐中。树枝在空中划出弧线，树下的飞虫、盘旋的鸟儿，都扇动翅膀，赶来作别。

文旦从种植园被送进现代化的工业厂房，浑圆的身体在生产线上滚动，蜕皮、压榨、取汁、灌装，变成一瓶瓶饮料摆上餐桌，为人类带来味觉的享受。

一路劳顿，他渴了，举杯入口，清冽润心。

午餐后回到房间，桌上仍摆了文旦汁。他又倒了一杯细品小啜，甜度适宜，蜜香溢齿，些微苦涩之感在喉头打

了个旋，回甘甜美，宛如在海上漂泊，淡水用尽，口干如火，嗓子快冒烟了的时候，忽见海天骤降甘霖，将头仰得高高的，任由雨水从额头、眼睛、鼻翼灌进嘴里。那畅快之感，便如此刻的清冽——夏饮一壶冰泉入口，雨露滋润沁入每一个毛孔。

那天中午，他一改睡午觉的习惯，做起案头工作，想知道玉环蜜柚何以得“文旦”如此雅名。一部《玉环县志》翻阅了一下午，终于让他厘清了玉环文旦的根系与叶脉。

二

玉环湾的海岸线可谓美矣。满野嘉树掩海天，夜色阑珊，尽是人间烟火。他枕着涌来的潮汐，云雾飘飘。

那天，他坐在悬崖书房，望着大海发呆。悬崖边，成片的野山花被霞光点燃，夕阳恨晚，在海上撒下最后一道辉光。金色天梯掩入粼粼波光，海面漆黑，一浪接着一浪。忽而，幽幽蓝光泛起，朝他脚下涌过来。虽幽光在外，还有几米的垂直落差，透过玻璃窗，他依然被触动了，是金姑娘来寻找他的王子吗？莹莹泪光，染蓝了一隅海水，海枯石烂，舢舨搁浅在滩头上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人生无常，海天有崖，金姑娘还寻得到她的恋人吗？

相传，楚门半岛“大山头”的西边，一对金姓父女相依为命，小女儿与一位小伙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然而，有一次金姑娘在海边捉蛏子时，海龙王的三太子看上了她的美貌，将其掳走。小伙和赶来的村民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三太子拔出令旗划过，一道深深的峡谷拦下了众人的脚步。为了防止众人乘船继续追赶，三太子又朝海中扔下几只银环，银环所到处，漩涡即起，楚门半岛和玉环岛被漩门隔开。

天堑鸿崖，漩门隔开的不仅是金姑娘和她的恋人，还隔开了楚门和玉环。

如今，历经开山、劈石、填港、筑坝，当地花费两年时间，让玉环岛这颗散落在大海的遗珠，重又被串起，成为楚门—玉环半岛的一部分。据文献记载，在楚门、清港西侧有一片三角地的海涂，退潮后曾有赶海的村民见到一口石井和瓦砾、竹根，说明是很久以前的某次大地震或海啸将这三

角洲陆地变成了大海。

过海门，抵漩门湾，海山曾在此形成潮水东西分流的奇观。玉环人民在漩门围海造田，大片滩涂经过淡水冲洗后，成了良田。到了夏天，风从海门来，雨从坎门港来，往坎门后沙、东沙渔村覆盖而去，抵大麦屿港，于是便有了这丰饶之地。

北起玉环塔山，连接小青山岛，人们种了大片的文旦树。一株又一株，小苗长成簇簇果林，一园又一园，成片的绿荫连片至海边，长成一片片金黄的文旦林。

海上生明月。月光照在阳台上，从窗帘里透过来，又是一夜无眠。吃过早餐，便往楚门镇方向驶去。昨夜星辰今日梦长，站在楚门尼姑庵高台上，远眺海门，朝漩门湾湿地公园看过去，真的

是沧海桑田啊。

三

已经是晚春了。

海山奇葩早已凋零，风依旧吹着，不时从海门掠过，满眼尽是嘉树碧叶，却不见海上花盛开。春树花开过季了，可是他还是抱有侥幸心理，想一睹文旦花绽放。

晚饭前，就在“沧桑文苑”喝茶聊文学，那是一座二层小楼，砖木结构，白墙黛瓦，屋脊为两翻水，踩着咔嚓声的木梯上楼。倚木窗俯瞰，前边为一条小河，后边和左右则为花地。而此时，他心心念念的却是那株嘉树奇葩——文旦花。

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”寻芳陌上，脑子里掠过张九龄的诗。张公居长安久矣，竟然怀念起韶关老家的橘子来了。

南方有橘，生沉水兮。他心中也栽着这样一棵神树。少年从军去湘西，结庐为兵营，环顾四周，烟雨寒山冷。整个冬季，细雨纷飞，三月不晴。冷雨、冻雨、冰凝楚山，陪伴他青春花季的，就是那棵橘树。那树系农人栽的，还是野生的，不得而知。

那橘树雄视寒山，青枝绿叶，透着一种老树的孤高，哪怕夜雨冰凝，“重装铠甲”置于身上，冻成一棵临风玉树，一颗岁寒心仍然坚强傲世。熬到二月天，东风吹起，冰化去，仍旧碧叶青枝。春芽初绽，嫩绿中，星星点点的花蕊含苞待放，有暗香夜间飘来，仿佛是天降女神，只闻其香，不见丽影。有蜜蜂或彩蝶引路，寻香到了那株橘树前，一树橘花香如雪，原来是一位白衣丽人。

文旦亭亭玉立于田畴间，说是神树，更像是一簇灌木初长成，竟然还处在花季。他惊呼，文旦，文旦，还在开花呀。

只是文旦花开至荼蘼了。给他的第一印象，更像是昙花绽放。那一束束花附丽枝头，像放大版的茉莉花，蓓蕾已经炸裂，似有裂帛之声。任意舒展的花瓣，像飞天妙音恣意抛高羽翼袂袖，领略了妙境和巅峰后，突然疲惫下来，横陈于玉枝头，一副慵懒情态。

残香如故啊，虽无初绽时的浓烈，却仍含蓄吐华。雄蕊将花粉通过风掠蝶蜂翼，传递给了雌蕊，一如春天授粉筵席，短暂而灿烂；一如海水怒潮，瞬间至顶，然后便是潮水跌落后的波逐流，夏花至盛后的放浪形骸。

已无花的看相了，却有文旦着床后，一串串落花育果的坦然和成就感。它渴望风雨，渴望海潮挟来的养料。

这不是昙花吗？半载盛装，浓妆淡抹，只有那一夜。这不是云岭的缅桂花吗？高枝含苞欲放，状如朝颜霞，隐而不开，清馨袭人。采花人够不着，开败后，花瓣张开着，裂成一片片玉叶，零落成泥，只有香魂在。

车进楚门镇时，他醒了，昨晚海天一色，月光洒在阳台上，从窗帘里透过来，又是一夜无眠。吃过早餐，便往楚门镇方向驶去。昨夜星辰今日梦长，站在楚门尼姑庵高台上，远眺海门，朝漩门湾湿地公园看过去，真的

是沧海桑田啊。

四

母亲站在坳口等着，与父亲一起朝着一座青瓦覆盖的木屋走去。一路上，两个靠得很近的人影，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长。

五

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后，小河涨水了，大山葱茏了。燕子争着飞向瓦蓝的天空，滑翔、俯冲、折转，用一个接一个的高难动作讨好夏天。不甘落后的红嘴蓝雀在枝头上又跳又叫，它取悦夏天的方式毫无遮掩，娇娇滴滴地告诉每一缕阳光、每一片白云：樱桃红了，草莓熟了，枇杷黄了。

生机蓬勃的繁荣大地上，野花竞发，草木芬芳，林鸟啁啾，小河淌水，充盈着喜人的生气。即将成熟的麦子腼腆地挤在一起，羞答答地低着头，相互遮掩着彼此的秘密。夏天的风却不解风情，调皮地捉弄着麦子，在麦田里恣意地窜来窜去，笨拙不便的麦子懒得与风追逐，也不想遮掩了，索性让隆起的腹部裸露在阳光中。麦子已在阳光的关照下渐渐变黄，沉沉的麦穗垂得很低。

进入夏天后，父亲时时牵挂着田里的麦子，每天戴着顶斗笠、一张毛巾前往河边的麦田。阳光炽热，竹编的斗笠罩在父亲头上，小片阴翳遮住了他的脸庞，当晶亮的汗珠试着从横七竖八的皱纹中渗出时，在肩上等候多时的毛巾便心领神会地“奔”向额头，用轻巧的擦拭让父亲的额头免遭一次冲刷。

父亲一边抹着汗水，一边快速走过窄窄的田埂，穿过金色的麦浪，径直奔向自家的那块麦田。他站在田埂上，扫了一眼麦田。灼热的夏风中，麦穗不停地向主人暗示自己的产期，已读懂麦子心事的父亲虔诚地弯下腰，将一枝丰腴诱人的麦穗放在手里，然后合掌成拳用力一

◎人世间

麦田里

胡启涌



捏，再放在掌心来回搓揉几下，黄皮裹身的麦粒从麦壳里纷纷蹦出，躺在手掌里。父亲将手抬到嘴边，一口气吹去麦壳，手掌里只剩下一些精神饱满的麦粒。他拈起几粒潇洒地往嘴里一抛，用牙一咬，麦粒发出清脆的声音，一丝麦香如开坛后的酒味，迅速漫过他茂密的胡须弥散开来。父亲满脸幸福地自语：“这麦籽儿脆，可以收割了。”

趁阳光正好，一场盛大的收割在午后开始。麦浪翻涌，一片金黄，一行行的麦子排列在田里，它们低着头，又相互依偎着。母亲手握镰刀站在麦田里，挽起衣袖俯身弓腰，与弯腰的麦子完成一个简单的对拜礼后，将蓄势已久的镰刀伸向麦丛。镰刀闪亮的光芒与阳光交织在一起，没人去理会正在偷食麦子的一群麻雀，也没人去理会不远处淙淙流淌的水声。在一阵窸窸窣窣的割麦声中，麦子海浪般朝后躺下，把鼓鼓的腹部完全暴露在阳光中。

母亲割麦子的动作，惊起了停在上面午休的蝴蝶和蚱蜢。轻盈起飞的蝴蝶不想飞远，绕着母亲起舞，母亲没时间去搭理蝴蝶，把头埋在起伏的麦浪里忙碌着。一只褐色的蟋蟀也想在这场收割仪式中找到存在感，“嘒”的一声从麦丛中蹦了出来，连续完成几个漂亮的跳跃动作后，停在母亲被汗水浸湿的衣服上，她没有察觉依旧忙着。蟋蟀心有不甘地停在母亲身上，随着母亲割麦的动作不停地摇摆，头部前端的一对长触须，就像一对柔性的指挥棒有节奏地舞动着。

隆重的收割仪式上，父亲该登场了。他在麦田里腾出了一块空地，放平耙斗，插上挡席。然后双手捧起麦把子，潇洒而有力地挥出一道弧线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，麦把子重重落在耙斗沿上，无数麦粒义无反顾地奔向目的地。

父亲越干越来劲，“嘭啦啦”的声音在田野里欢快回荡，惹来一群麻雀停在身边，歪着小脑袋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当父亲转身时，麻雀瞅准时机扑过去，衔上麦粒朝远处飞走。父亲没有追赶也没吃喝麻雀，边耙着麦子边与母亲说：“快点割哈，我马上就要拿你头的热包子了。”母亲听出父亲语气里的挑战，转过头来“激他一将”：“想追上我，你还差功夫。”父母边干着活边嗑着话，话题渐渐远离了麦子，无遮无拦地打趣，让满坝子的麦子都笑弯了腰。

麦子运回家，交给母亲打理。父亲转身又回到麦田里，将麦秸秆一根不剩地捆好，堆放在田边的一块空地上。时光催人，他顾不上歇息，扛上锄头去沟里把水引入麦田里，抓紧时间犁好田、插秧苗。

“早栽秧早插谷，早收割早享福。”在父亲朴实的观念里，只要田不空着，一家人的饭碗就是满满的。水把田泥泡软，父亲将田里的麦茬收拾干净，免得如针尖的麦芒伤了脚。水已把麦田淹得满满的，几只白鹭开始在水田里觅食，吓得刚掉尾巴的小青蛙四处逃窜。随后父亲拿上锄头，把田埂上的杂草铲除干净，一阵忙腾下来，他累得一屁股坐在田埂上，一双脚泡在水里，脚肚子全让稀泥包裹着。

父亲不在意这些，掏出香烟点上，长长地吸了两口提神。烟快烧到指头时，“老胡，吃晌午饭了”的呼喊从山坳口袅袅飘来，这是他最熟悉的声音。父亲顺手把烟头扔在水田里，然后站在田埂上，弯腰捧水洗去脚上泥巴，大步朝着山坳口走去，急急的步子就像奔赴一场约会。母亲站在坳口等着，与父亲一起朝着一座青瓦覆盖的木屋走去。一路上，两个靠得很近的人影，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长。

◎零时差

“丰泽园”仍在

陈灿富（美国）

一阵怡然清风由不远处的华盛顿湖畔飘拂而至，一棵棵大树上，叶子婆娑起舞。走向唐人街中文学校学中文、练书法的那些华裔孩子，留下了一路欢声笑语。

见一见丰泽园果场，那就能记住老祖宗的原乡。

周老先生支持地说：“趁着腿脚便利，尽可能多回故乡走一走，多看一看丰泽园，在老房子多住几晚。我的住家，靠近丰泽园呢！”

几个老华侨华人乡里的对话朴实平白，一个“见一见”，一个“走一走”，又一个“看一看”，蕴含了对“丰泽园”的良多感慨与深深情意。

这些长者在唐人街长住几十年，乡音未改，乡情殷切。或许远方家乡屋前的古榕已不见踪影，盛载记忆的小河也已干涸，但好在青山不老，“丰泽园”仍在。

曾经有过的那些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没有随着他们的年岁渐高而消失。他们勉力拉近儿孙辈与故乡之间的距离，当然更少不了原乡所在地的“丰泽园”。

一阵怡然清风由不远处的华盛顿湖畔飘拂而至，一棵棵大树上，叶子婆娑起舞。走向唐人街中文学校学中文、练书法的那些华裔孩子，留下了一路欢声笑语。

我的家乡有一座丰泽园，是早年华侨开垦的果场，那一带栽有各种果树。

九时住在乡村，过春节要走亲戚。天气寒冷，天光曙色初现，妈妈轻轻推醒我，说要去外公外婆家拜年。途中，看见几只小鸟在田间穿梭往来，然后飞向一座山。环绕着那座山，砖



石一块接一块围拢起来，果树林立。我问妈妈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妈妈说：“这是果场，名字叫丰泽园。”于是我牢牢记住了家乡有个果场叫丰泽园。

听大人说，丰泽园果场原由南洋华侨陈老先生创办。年轻时陈老先生下南洋打拼，有了一定积蓄，于20世纪50年代初回到家乡。他看中那座山以及山脚下的沼泽地，经与本地乡亲商议，由他出资将沼泽与连成一体的荒山开垦成果场，陆陆续续栽种果树与其他树苗。

雨水丰沛，果树茁壮繁茂，乡人向老先生提议，请他替果场起个好名字。老先生站在山上张望远近，开怀地说：“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就叫丰泽园！”话语落下，掌声响亮。实际上果场并没有挂牌匾，但被左右附近的乡人约定俗成称作“丰泽园”。如果我不识字，只要说去“丰泽园”，村人即能给你说出正确方向。

郑老先生插话说：“对呵，让后辈